

波诡云谲的情报暗战
风云变幻的家族覆灭

原创长篇小说

暗杀

长征出版社

ANSIA

陈建波 / 著

原创长篇小说

ANSIA

暗杀

陈建波 / 著



长征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常正
封面设计：木鱼视觉传达
版式制作：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杀/陈建波著. —北京：长征出版社，2007
ISBN 978-7-80204-295-7

I. 暗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3357 号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：100832)

电话：68586781

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20印张 310千字

定价：28.00元

ISBN 978-7-80204-295-7

引子

海陵市中心同春里旧坊区的拆迁，使得一段湮没已久的传说重新浮上水面。

位于坊街北首1号大院后宅的一户人家，在搬迁期限最末一天，由于贪图那些雕琢得巧夺天工的板壁画栏可以卖钱，在临搬走前夕撬开了这些数十年间原封未动的白果树木板，结果意外地发现，板壁内竟距墙尚有近一米的空挡，灰尘厚积，通向砖墙的尽头，有一道倾斜向下的通道。这户人兴奋异常，以为是找着了旧时富家秘藏的宝藏，忙不迭地打着手电筒向下摸去。结果，顺着这条暗道到了地底下，被一具尘埃中赫然僵卧的白骨所惊骇，凄厉地惨叫着飞奔回地面。

这久违了的惨叫声惊动了四邻，惊动了海陵地面上听觉敏锐的居民们。人们从四面簇拥过来，将这座行将拆毁的宅院围得水泄不通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

市公安局刑警队、文物部门接到通知后，联袂出击，迅速赶到了宅内，将现场控制住。

地下暗道里，那具久已不见天日的骸骨在闪亮的聚光灯下，清晰可辨。法医蹲下身来，对骨架尚未腐烂尽的衣服和完好的皮带仔细观察，掉头冲着众人笑笑，说这具尸体时间不算久，也就五六十年的光景。看样子，死者是被捆绑着死去的，挣扎的形状明显。从头骨和牙齿分析，此人是个青年，不超过30岁。

他是谁？为什么会死在这地下密室内？消息不胫而走，满城人人皆知。一团疑雾霎时弥漫了宅子的上空，令人惊诧，费人猜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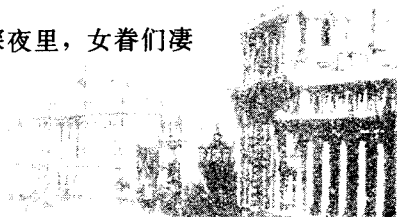
海陵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，这座前后六进的古宅，旧时曾为周氏所有。自明末到民国，300年间，周氏家族始终执海陵世家之牛耳，备受瞩目。但是，从上世纪30年代末起，这座宅第忽然又以鬼屋名噪一时。当时，距离周家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周方仙逝世，刚刚不足两年。

民国24年也就是1935年，在国民政府内累任要职的周方仙告病回乡，在抗战爆发前夕，突然撒手人寰。他遗下的三个儿子，禀性各异。可是，按照当地相命先生的说法，周家到了他们这一代，怕是要日薄西山，走向末途了。

不久，仿佛是要印证这个预言似的，周家开始闹鬼。深夜里，女眷们凄

原创长篇
小说

ANSHI
暗杀



暗杀

ANSHI

原创长篇小说

厉的喊叫声时常响起，如利刃般划过海陵县城的天空，给战事迫近的海陵平添了几分诡秘之气。周宅内真切的闹鬼情形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周方仙死因蹊跷，怨魂不散出来作祟；有人说是周家气数将尽，宅内阴气镇压不住，开始显现鬼魅；也有人说是周家祖先预见家族将败，故而先施预兆。

流言在海陵城里滋生流传，渐而杳没。眨眼间，已到了新世纪初。周氏家族应了那相命的预言，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。周家三个儿子，在40年代的同一年份里，先后消失。周家女主人周邹氏，也在50年代初一命归西。剩下的那些女眷，在时代的变迁中，纷纷离开了这座阴森沉闷的老宅，不知去向。

有关文史部门对于这个意外的发现进行了充分的考证。周宅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这期间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。其中，犹以重大的是：日军清乡行动末尾，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曾经来巡视过海陵，驻节之地就是周家。因为，周家已故主人周方仙曾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兼好友。周家长子周繁昌，曾在伪政府内供职，具体情况不明。好像这次汪精卫巡视后不久，周家便传出他的疾病不治的消息。此人终年不过30岁，和这具骸骨的年龄大致相当。

但是，这只能说明了两者的死亡年龄相仿而已，并不能透露出其他的关联来。而且，周家三个儿子，前赴后继都在这一两年间消逝，难道没有可能是其他人中的一位？或者，根本就与周家无关，死者是外人，被周家暗害于宅中，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。

这个谜团引起了海陵地方史研究者的注意。他们的兴趣，被那次汪精卫对于海陵的不同寻常的巡视所吸引住了。据解放后有关的情报档案显示，当时，重庆国民政府曾暗中下达了刺汪的密令，务必趁此良机，将汪毙杀于海陵城中。受命执行的，便是鼎鼎大名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，即军统机构。据说，当时戴笠亲自挑选了最恰当的人选奔赴海陵，但后来便无下文，直至抗战胜利后也没有一丝信息透露出这个行动的内幕。

莫非，这具尸体与此有关？

正当专家们绞尽脑汁寻找证据之际，海陵城外60里地刁铺镇龙马乡一户农家，寄来一封足以令专家们大跌眼镜的信件。这封信件，钩沉起没人历史长河的浪花中，沉淀已久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。

文史专家们对信中讲述的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心存疑虑，便驱车下乡按照信封地址找到了那户农家。这是户农村典型的老少三代同堂之家。一个正在院子里修理农具的中年男子听他们说明来意后，一脸的茫然，似乎对这件事并不清楚。正在门口逗狗的小女孩忽然笑了起来，说信是她寄的，是奶奶让她去的。

众人在小女孩的带领下进了瓦房，在东侧光线黯淡的破旧木床上，看到

了一位瘦弱干瘪，满面皱纹的白发老妪，她像是瘫痪在床的模样，半卧半倚在床头，似乎对于他们的到来早有心理准备。她颤巍巍抬起手来，面露微笑摇晃一下指间残破的报纸，低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会来的，我看到这份报纸了。”

这份报纸，正是海陵日报，这一期上，登载了周宅发现白骨的那篇报道文章。

专家们颇为好奇地询问她的身份。老太太使劲支持起上身，挺直了腰板说：“我叫如云，当年是周老太太的贴身丫头。周家败亡的那段过程，我全都看在眼里。导致周家败亡的主要原因，就是汪精卫住进了周宅。这一点，你们猜测对了。但是，这其中的内情复杂而耸人听闻。周家几乎每个人都牵扯进去，人人都摆脱不了厄运的纠缠。这一点，怕是老主人周方仙弃世前做梦也料想不到的。”

文史专家们面面相视，纷纷掏出纸笔，打开录音机，全神贯注倾听着这位老人用与她外形极不相称的语言娓娓叙述。

原创长篇小说

ANDIA

暗杀



暗杀

ANSHI

原创长篇小说

第一章

(一)

海陵城依水而筑，南有长江，西有苏北洼地，河道纵横交错，将这座城市分割成曲字形，船儿从周边城市可以直接驶入城内停泊。水乡旧貌，桨楫声声，颇有几分神似江南姑苏的绮丽风光。

这天清晨，一艘小汽轮缓缓驶到南官河东侧的大埔码头，舱门开处，旅客涌出。这种高级客班的乘客们衣衫穿戴都颇为整齐，看上去都是家道殷实之辈。战争正在离此地百余里外展开。日军小仓师团大部，以及皇协军三个师的兵力，正全力贯彻着扫荡计划。战火纷飞处，迫使乡下有钱的地主们往海陵城里来避乱。

这群愁眉不展的旅客中，却有一个年轻人，头戴薄呢帽子，身穿人字呢外套，手提轻巧的皮箱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。他不像是逃难者，反而倒有一种优哉游哉出门旅游的味道，与周边众人区别甚大。

此人上岸后，径自跳上一辆黄包车，伸出食指虚指城北，说了声：“周家。”

车夫心领神会，不需多言，拉起车儿来，顺着岸边麻石小街快步奔跑起来。过桥越巷，须臾之间，车子便停在了周宅门前。车上人丢下几枚铜板，昂然入门。

门内，立即有仆佣惊喜地叫道：“二少爷？二少爷您回来了！”

这一声恭敬的招呼，立刻引起宅中所有人的关注。原本静谧的院落里，一下子走出几位女子来，簇拥着位老妇人缓步过来。那老妇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繁盛，你不在上海待着，来这乡下做什么？”

那被叫做繁盛的男子微微低头，含笑道：“好久不见家人，心中非常挂念。而且，沪上这会儿物价飞涨，也不是久留之地。”

老妇人怀疑地望着儿子，半晌开口道：“老二，咱们周家也不是穷困潦倒，你在上海的那点儿喝花酒包戏子的开销，可还供度得起。”

繁盛陪着笑说：“那是其次，那是其次。我主要还是思家心切。这次回来，顺带着想恳请您将儿子的婚事提上来关顾一下。”

老妇脸色转霁，露出一丝笑意，说：“亏得你还想着这件事。再不用心，怕是人家姑娘要另择高门了。”

这边母子正讲话之际，大门外又有个竹布长衫的青年男子走进来，老远就大声喊道：“二哥，哪阵风把你吹过江来了？自从父亲过世后，咱们还没再见过面呢？你这一向可好？”

老妇人望着这人，微笑道：“茂儿也放学回来了。这样，你们兄弟二人好好聊聊罢。我先去后宅安排家务。”

周家繁盛、繁茂兄弟俩把臂互相望望，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。

这时，从曲径深处一片半枯的竹丛后面，传来一个女子秀雅的声音，问道：“繁茂，是你大哥回来了吗？”话音袅袅未落，一位身着浅蓝色旗袍，上罩钩花披肩的年轻女子徐步走了过来，一见繁盛，不觉羞红了脸，掩口笑道：“原来是二叔，我当是繁昌回来呢。”

这对兄弟相视而笑。繁茂道：“嫂子，别急。大哥就这两天回来啦。”

这女子目中似乎略含幽怨地移开目光，转而对繁盛说：“二叔，你们在这儿聊罢，我去后宅那边坐坐。”

他们目送着这女子的背影绕过院门往后去了，一起来到繁盛的卧房。这里日复一日佣人们都勤来打扫，点尘不染。两盆翠竹叠石的盆景摆在窗棂边，在风里轻轻摇曳。整个窗户犹如山水画一般动人。繁盛坐下来，拍拍弟弟的肩膀，说：“讲讲你现在的位置罢。有女朋友没有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物色一个？”

繁茂笑而摇头，说：“别，你还是先忙好自己的事情吧。人家许小姐可是隔三差五地就往周家跑，嘴里不说，但谁不知她是挂念你，打听消息呢。我看，你这趟回家，娶她过门得了。以后，随便上海香港，尽管携去，可别像大哥那样，将大嫂丢在家中不管，自己一个人在南京花天酒地的。”

(二)

晚上的接风家宴设在后宅花厅里。此刻的繁盛神采奕奕，丝毫看不出舟车劳顿之态。这会儿，周老太太已经完全没有早先第一眼看到儿子时的诧异和疑虑。她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意，不停地让身边的丫头去给儿子们挟爱吃的菜肴。老二繁盛觉察到了母亲态度上细微的变化，一个劲地陪她说些上海滩上的趣闻闲话，以期能博她一笑。而先前对于哥哥归来表现得很是活跃的繁茂，一改性情，端坐在桌子前手抚酒杯，聆听着他们的谈论，不置一词。倒是坐在他身边隔了张空椅的大嫂，主动张罗着替他添了两杯酒。

周老太看在眼里，下巴微微一翘，示意儿子说：“繁茂，别看西洋镜似的，只顾听二哥说故事，酒菜都凉了。玉茹都给你斟了两回酒了，也不知道谢谢大嫂。”

繁茂回过神来，忙向玉茹道谢，又指了指繁盛说：“哎呀，还是上海热闹啊。我困在这乡下小城，哪里能想像到十里洋场的风光？以后，还要请二哥



暗杀

ANITA

原创长篇小说

提携提携，带我去好好玩玩。”

桌上众人不由一起笑了。

爱迪生牌的钨丝灯泡功率不大，照得这座百年老宅内昏黄晦暗，四壁加燃的粗烛火苗摇晃，使四周的花鸟屏风上显现出形状怪诞的阴影来。使得晚宴别具一种难以言叙的意味。这一家人看上去气氛温馨的聚餐，在晚8时左右结束。这时感觉到倦困的繁盛和大家道别后，回到自己的卧房，熄灯睡觉了。

周宅内，各处亮燃的烛火电灯在周老太的亲自督促下，全部熄灭，除了她自己的卧房外，整个宅邸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。

外面大街上，巡夜人的竹梆声不久后便开始响彻夜空。道路上空荡无人。一阵寒风从树梢上吹过，落叶纷纷。这秋夜的月色，竟也在风中黯淡下来，被无数随风而来的薄云所遮掩，时明时暗。万籁俱寂中的周宅，庭院间只是隐约可闻屋中人睡梦中发出的细微鼾声。

这时，位于宅内第二进院落西侧厢房繁盛的卧室里，出现了一个全身被黑色长衫笼罩的女人。她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，披在肩后。可是，面孔却是一片惨白的之色，没有五官的轮廓，平坦如板。她站在繁盛的床前，伫立良久，然后探手去在他的脸上轻轻抚摸。睡得正香的繁盛被脸上的搔痒弄得翻过身去，侧卧向里。

女人幽幽叹了口气，双手去拿起窗前那盆山水盆景，高举过头十指一松。盆景重重摔落在地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刺耳的响声在院子中回荡，惊得夜宿于树头的一群鸟儿扑腾腾飞上天空，怪啼声声。

沉睡中的繁盛翻身惊起，睁眼但见一个脸色灰白的披发女人倏尔在黑暗中消失。他跳下床正欲去追，不料光脚踩在了床前破碎锐利的瓷片上，痛叫了一声，坐倒在床。附近屋子中的仆佣们睡得十分警觉，闻声赶过来，亮起烛火一看，他的脚板心被割裂开一条寸许的口子，深可见肉。那一盆原先好好放在窗台上的盆景，已然粉身碎骨了。

管家老王关切地询问原因。繁盛煞白着脸，指指门外，说有个黑衣女人像鬼一样闪去了，这花盆怕是她摔碎的。老王忙带着几个人拿着棍棒去宅子内搜寻这个不速之客。那厢里，繁茂等人都已赶来探望，见繁盛受了脚伤，听说了究竟后不觉骇然。这时，周太太带着贴身丫头如云匆匆从后院赶来。得知事情的详情后，不由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咱们周家这许多年来，从未听说过闹鬼一事。繁盛，你可别是眼花看错了。”

繁盛瞧着地上的碎瓷片和积水，说：“这盆景好好放在窗台上，可没人动它，怎么会掉在我床前呢？定有蹊跷！”

老太太默想一气，摇摇头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可别讹传讹，到处去声张。我看这宅子原本无事，还是老二的眼花走眼了。”

繁盛委屈地耷拉下头来，听由母亲安排如云替自己敷药。如云从手边小盒子里取出块乌贼鱼骨，用剪刀刮下堆白花花的粉末，细细涂抹在伤口，再用纱布缠绕捆扎起来。繁茂看得好笑，摇摇头说：“世上本无鬼，我看妈说得对，是二哥睡梦未醒自己搞错了。”

(三)

虽然老太太吩咐夜里的事情不准在外面乱说，但是有些佣人还是按捺不住，在外面说出了这件事。好事者听了，在茶馆酒家内加油添醋地再做宣传。不出半天，周宅夜里闹鬼的传闻就满城皆知了。街头坊间，夜间之事被描述成一个无头厉鬼在周宅内提头索命的恐怖情形，还伴随有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的凄厉喊声。莫非，这周宅中隐藏着人命旧案？

传言在海陵城内肆虐之时，西北方向的战事吃紧异常。

新四军与日本人在罗甸乡打得激烈。据说新四军有一个团被坂田联队围住了，皇协军从城里又抽了两个团前去助战。可是，还未到目的地，突然被新四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眨眼间损失了三千人枪。而那边坂田联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折损了数百人攻下罗甸后，才发现被围的只有一个连的守军，且有少量突围。这个所谓的胜仗得不偿失至极。更有消息传来，新四军苏北主力部队趁着海陵空虚，已经越过兴化水网地带，意欲攻打海陵。城里顿时人心惶惶。不少刚刚躲进城来避难的有钱人生怕又身陷战火，都纷纷忙着准备再次逃难。

周家三少爷繁茂在结束了自己的授课后，去校外 30 米处的德新元药店，替哥哥繁盛抓了几贴安神定心的中药。自从那夜发生闹鬼的事情后，繁盛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索性卧床不起了。这情形，令周家老太太焦虑万分，忙不迭地延医请药。本地有名的郎中方天士应邀登门，搭搭病人的脉象，说是受惊吓所致，便开出一个方子来，照着抓来了药煎着吃，却不见效果。周家无奈，只得按照那方子再添上几剂，以期能有收效。

这会儿，坐在柜台后面的药店老板李逸仙微微一笑，问：“周先生，令兄的病尚未有起色？”

繁茂无奈地苦笑，说：“连着服药三天，未见效果，夜里只是心悸神乱。白天倒是睡得死沉，鼾声大作。”

李逸仙笑道：“那便不妨事，由着他去吧。我猜这病虚虚实实，不好判断。”

繁茂颇觉意外，哦了一声望住他。李逸仙悠悠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外面的传言，却不可当真。周家闹鬼，新四军攻城，我看都纯属子虚乌有，子虚乌有。”

繁茂若有所悟，接过伙计递来的药包，略作一揖出门而去。他在路上走

暗杀

ANSHI

原创长篇小说

了不到街口，忽然见前面人群纷纷两厢避让。大队的皇协军正如潮水般自东门涌进城来。原来，新四军逼近海陵的消息一传出，正在罗甸乡寻觅新四军主力不得的日本人，判定新四军是避实击虚，要攻取富庶的海陵补充给养和物资。于是，急忙转向，从三个方向扑向海陵，意欲将新四军围住。这些部队，正是从前线急返协助守城的。

繁茂站在路边，驻足凝视着这支风尘仆仆、衣衫褴褛的军队，嘴边掠过一丝笑意。他心想，这消息若是老太太知道了，怕是会安稳许多，不再为二哥的贸然回归热感到焦虑。海陵这块地方，处于国、共、日三方交错的前沿地带，比不得扬州和东台，要么是日占区，要么是国统区，形势大定后，老百姓好歹可以维持生计。

果不出其所料，当周老太太听说了城内军备大增时，这才稍稍松口气，说：“咱们周家也难呐，老大再三不听劝阻，非得偷偷跑到南京去做汪政府的官。害得周家背后被人戳脊梁骂作汉奸。形势一旦有变，这笔账算下来，周家可就毁了。所以，我才巴望着老二在外面，不去重庆，起码也得在上海租界里，替周家留条出路。可是，他硬是不明白娘的苦心，冒冒失失跑回来，又惹出闹鬼的事情来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生生为难了我这老太婆了！”

周老太太说这番话时，只有繁茂一人在场。他见母亲吐露心声，心中不由也为之感到了酸楚。他想到去世不过三四年的父亲，只有他能够压得住大哥的妄为。周家大少爷繁昌，自幼便有一身纨绔子弟的恶习，吃喝嫖赌、吹拉弹唱，样样精通。入了政界后，更增添了政客们扯谎吹牛的伎俩，如虎添翼，更胜旧时一筹。乃父周方仙生前曾对这个长子的禀性和所为忧心忡忡，叹息说周家门庭之累，系及此子。这话言犹在耳，周繁昌便脱离了重庆政府，成为汪系公馆派中干将之一，和汪精卫内侄陈春圃关系极佳，鞍前马后不辞其劳地效命。如今，他的脑壳上居然也顶上了江苏省税务公署的乌纱帽，名义上总管省内的钱粮税收，是公馆派经济命脉的支持者。

繁昌在南京、苏州等地往来甚勤，但是却鲜有时间过江来老家一探。前些时日，曾写信回来，说是汪主席要巡视江北诸县，为前线战事鼓气，行程正在筹划，不日即可确定。海陵自然是必到之处。繁茂在母亲翻阅这封信时，偷偷窥看她脸上的表情。老太太脸色苍白地放下信来，吩咐仆佣唤来王管家，自行草拟了一封密信，让他带去南京，面见大少爷。繁茂猜度母亲大约是要大哥低调行事，不能大肆声张。

但是，后来的情形使他发觉，自己猜错了。当老王携复信回来，母亲拆阅了长子的信函后，恼怒至极，大发雷霆。她随即召来儿媳玉茹，让她即刻收拾行李，离开周家去南京，告诉繁昌，周家已然断绝和他们夫妇的一切关系，绝不容许他带外人进周宅半步。原来，周繁昌在头封家信中密告母亲，汪主席和先父是昔日至交，此次借着巡视的机会来周宅小住，并顺便拜祭故

友。这在繁昌看来，是个千载难逢的巴结领袖的大好机会，岂能错过？可周老太太却为此夜不能寐。汪精卫这样的人物一登周府，周家便自此名声远扬，绑在他这条破船上，随时会有覆灭的可能。可恨繁昌只贪图短暂的荣华富贵，要陷周家于万劫不复之中。

此事交锋的结果是，白玉茹匆匆去了南京一趟，把老太太的震怒告诉了丈夫。繁昌无奈，托妻子回去转达，表示自己尽量劝说有关方面改变行程的安排，减少在海陵的逗留时间就是了。老太太这才怒气渐消，可担忧却是免不了。一有风吹草动，便面含愁色。像这次，便是清晰无疑地印证了这方面的猜测。

繁茂安慰母亲几句后，又去看望二哥繁盛。

繁盛此刻一梦方醒，正站在窗前满腹疑团地打量着窗台上仅剩的那座盆景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繁茂在院中叫了他一声，未有答应，便径自入室，见他犹自望着那盆景沉吟不语，不由笑道：“二哥，还在为那夜的事情烦神吗？我瞧有两种可能。一是夜来有猫儿逾窗而过，撞带下了盆景。二是夜间风大，吹落掉地，我看，尤其是前者可能性居多。”

繁盛正欲回答。这时，院外甬道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，他做了个手势暗示一下。繁茂含笑起身，从窗口处瞧见一个穿着雪青厚外套，短发垂颈的年轻女子进了院子。她一双妙目凝眸处，正瞅见窗前的繁盛，笑吟吟说：“今天你起得早了，我还以为你仍在睡觉呢。”

繁茂接口笑道：“二哥是料有佳人来，难以睡着，早早就在窗前搔首踟蹰了。果然，许怡小姐说到就到。”

这女子正是繁盛的未婚妻许怡。她怔了一怔，这才发现繁茂也在，不由双颊羞红，摆摆手说：“原来三哥在这儿，这么早便放学了？”

繁茂一笑，说：“小嫂子，这几日好生照顾二哥，他可是——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繁盛掉头望着他，似笑非笑地插嘴问道。

繁茂摇摇手，放声大笑，拔腿便走。

房内，这对男女目送着繁茂的背影远去，方才坐下来。繁盛点起根烟来，袅袅青烟在天窗斜射入的阳光中游离、飘拂。许怡爱怜地抚摸着他凌乱的头发，端详着他憔悴的面容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昨晚，妈向我问起了咱俩的婚事。我说这事情得依你的情况而定。你看——？”

繁盛吞云吐雾片刻，指间挟着烟深深地看她一眼，说：“这次回来，主要就是为这件事。我准备准备，反正回上海之前办完婚事。”

许怡嘴角弯如弦月般喜悦而笑，连连点头。

(四)

正当这对未婚男女在房中窃窃私语时。繁茂回到了厨房灶间，俯身去看

暗杀

ANSHI

原创长篇小说

先前拿回的中药有没有上小炉煎熬。忽听得身后有人娇滴滴地唤他。他扭头望去，却是白玉茹背靠在门前，眼波流转望住自己。他不禁脸上一红，说：“原来是大嫂。”

玉茹走过来，贴近了炖在红泥炉上的陶罐，嗅了嗅药草的气味，幽幽地说：“挺关心你二哥的。连煎药这种小事都事必躬亲吗？”

繁茂摇头，道：“哪里，我这不是刚刚顺道拿回来的吗。喝了早点恢复才好。”

玉茹嗤地一声冷笑，说：“这么大的人了，居然会撞鬼，鬼才信！我嫁到你们周家也有四五年了，从没有听说过宅中闹过鬼。他一回来，就中邪了？”

这叔嫂二人在厨房内谈论宅中闹鬼之事时，周家老太太在后宅花厅内，正听王管家向她汇报这几天海陵城内的流言蜚语。她的神情严厉，皱锁的眉头和紧抿的双唇，令人油然而生畏惧之心。王管家自幼便在周家做事，侍候过上辈老主人以及去世不久的周方仙，都是和善雅致之人，很好相处。可就是眼前这位自己亲眼瞅着嫁入周家来的，从小媳妇熬成掌家之主，从端丽委婉的轻盈丽人渐渐变成了鸡皮鹤发老妇的女人难以相处，心底产生了不屑和对立的情绪。

这种情绪从周方仙去世后不久，周邹氏掌握了周家的权柄后，日益强烈，也愈发令他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

像此刻，周太太拍了一下桌面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周家的事情，我关囫再三，不要随便往外传，可是下面那些人、不成器的东西们就是不听。好了，现在四下里都自传说周宅闹鬼了，都说什么周家阴盛阳衰，压不住邪气。是我这个老婆子碍事了。那好，繁昌就要回来了，他是长子，理所当然地当家，我让贤！”

说着，她重重地跺了几脚地上那片滑如凝脂般的水磨方砖。王管家垂手不语，心底却泛起一丝绝望的感觉。目送着她发完火后站起身来，带着丫头如云前往二儿子繁盛的住处去了。

此刻，这二人正情意绵绵地厮守在一处，情话无限。冷不防老太太闯进院子，他们忙起身相迎。周太太看见这位宝贝儿子，嗓子里干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可好，花花世界的上海滩不呆，偏要回乡下来撞鬼，还连累人家许姑娘天天来探望。我看你们两个近日择个吉日，把婚事办了。然后一起去上海。周家最近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，有人在外面总是件好事。我瞧重庆也是可以去的。你的父亲生前挚友不少都在那边做高官，通融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”

繁盛万没料到母亲突如其来地催逼结婚下逐客令，不由脱口说：“妈，外面烽火连天，战乱频频，哪有家中安全？再说，这两天大哥就要回来，我总得见上一面吧？”

周太太恼火地瞪着他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最好别见他。他是南京政府的

人，你们相见，保不准会被他拖上贼船。我看，这条船上有周繁昌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再爬上去个周繁盛！”

繁盛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周太太是怕自己随兄长投靠了汪精卫和日本人，不觉哑然失笑。

且说许怡坐在未来女婿的身边，听未来婆婆的一番高论，心中又是喜欢又觉异样。黄昏后，她回到自己家里，免不了要将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母亲。

她的父亲早逝，当年曾经和周方仙交游甚密，也是海陵城中上数的人物。她的哥哥许致远，如今是国军某部的旅长，拥兵盘踞在安徽大别山区，虽然不能还乡，但是书信来往还是有的。这件事在海陵并不是个秘密。驻屯于海陵的皇协军中不少军官都对许家刮目相看。这些人虽然追随汪精卫做了“曲线救国”的勾当，但是心底的正统之分还是很明朗的。重庆政府余威犹在，又仗恃美援，日后事情难以预料。因此，对昔日的军中袍泽家属自然不敢怠慢。

许母对于周家了解甚详，对这位未来的亲家母颇有微辞，本来有悔亲另觅佳婿的念头。但是，一来碍着旧日丈夫的脸面，二来女儿芳心早已给了风流倜傥的周繁盛，故而只得来个随缘而安了。她听完女儿的叙述，倒也同意亲家母的意见。完婚后，让这对小夫妻去上海。自己娘家在沪上颇有点资本实力，和美、英、法、意诸国公司都有生意来往。托庇于门下，自然不成问题。

于是，她便查询婚礼的具体日期。许怡却怅然说要等周家老大回来才能定。这件事，必须先告知于他。

许母无奈地摇头，说：“这周家老大现在是个人物，应该先提前说说。不过，我看他是周家的祸根。那周太太整日里神经兮兮，一半是他拖累的。”

(五)

周繁昌匆匆返乡的行程充满了隐秘色彩。他突然出现在周宅大门前时，身穿着件皇协军少将制服，腰间挎枪，骑着匹青色的短鬃马，身后一队短枪骑兵护卫队，个个显得行色匆忙。繁昌跳下马来，在闻讯而出的王管家惊异的注视下和不安的问候声中大步跨入庭院。

他顾不上去母亲那里问候，直接查问了繁盛的所在，径自登门。

这会儿，繁盛正坐在盆景下的桌前品茶，翻看着本沪上带回的杂志消磨时光。陡听得皮靴声响，抬头望去，大哥繁昌一身戎装而来，不由暗吃了一惊。繁昌见兄弟脸上闪过一丝惊诧，不由洋洋自得，阔步在院中走了几步，朝窗内招呼道：“老二，出来聊聊。我瞧这屋里怪闷人的。你说说看，我这身军服威风不？”

繁盛出了门，上下打量一番，说：“非常时期，不宜著军服招摇过市。大

暗杀

ANDIA

原创长篇小说

哥，你威风是威风了，但威风是有代价的。”

“什么代价？”繁昌脸色一板，口吻变得严厉起来，脱口反问道。繁盛没有吱声，悠然一笑。

繁昌见他未曾答话，自觉也有些唐突，便解开扣得严实的领口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上海滩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，你不在那里享福，溜到海陵来做什么？”

繁盛冷冷一笑，说：“你这话问得倒和老娘一样。似乎我周繁盛是个扫帚星，要给这家里带来灾祸的。告诉你，我回来是准备完婚的。我要娶老婆了，怕是不碍您的事吧？”

繁昌凝神想想，问：“是许家那姑娘吧？几年前我看还是个小黄毛丫头，这一眨眼间，居然就要嫁人了。”

繁盛啼笑皆非地望着他，未置可否。

不久，满宅的人都知道大少爷繁昌回来了，而且是带兵回来的，俱都颇为好奇地涌到二少爷繁盛的院子外看热闹。周太太听说大儿子回来了，没来见自己竟先去了二儿子的住处，心中隐然有数，便领着仆妇丫头走了过来。耳听得这两人在院内的对话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。她跨进院门，说道：“繁昌，听说你今儿个弃文从武，投笔从戎了，带着军队班师回朝吧？”

繁昌见母亲亲自来了，笑道：“江北局势太乱，几方势力争夺激烈。省府授了一个保安处长的虚衔，又拨了一队精锐护卫给我，我们一路上马不停蹄，进了海陵地界才稍稍心定。不得已而为之罢了。”

周太太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周家真是祖上有德，出了能征惯战的武将了。瞧着你肩头金光闪闪，我可是心慌得紧。在家里，你还是脱去战袍换布衣吧。”

繁昌见母亲如此说，不便违拗，便自回玉茹的房中去换衣服。此刻，白玉茹早知他回来了，便在房内守候。眼见他悻悻然不悦的模样，不禁问了一句。繁昌冷笑说老娘看不得军服入宅，督促自己换了，真是不识时务到了极点。现在的天下，纷纭争霸。管他蒋委员长、汪主席，日本人和新四军也好，谁有队伍，谁便腰杆硬直。像汪主席这样的人中龙凤，见了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夫们，还得赔上笑脸，高官厚禄地哄着玩。

玉茹看着他手忙脚乱地换衣，默默无言。繁昌心里觉着奇怪，边系纽扣边看她冷漠的神情，咂嘴道：“今天倒透着奇怪了。你怎的不说话？”

玉茹淡淡道：“你一进门来就说个不停，哪容我插嘴？”

繁昌叹口气，摸摸她白而细嫩的脸蛋儿，摇摇头说：“算了，今晚我好好陪陪你，别生闲气了，行不？”

玉茹避开他的手，勉强一笑。

夜宴显得沉闷清冷。大约是由于繁昌的身份特殊，周太太一改日久养成的啰

嗦的作风，寡言少语地坐在那把昔日丈夫惯坐的红木圈椅上，默默地喝汤。

周家三兄弟虽然是挨臂而坐，又有美酒佳肴，但似乎都提不起兴致了。倒是席上两个青年女子却打得火热，正眼也不瞧这三兄弟，私下里以妯娌的身份互相谈论，并将女人之间那套交际的手段用到了极致。先是互赠随身的金玉饰品，然后便时而耳语，时而挟菜，时而一起去关心周太太的饮食，有效地搅活了半桌宴席的气氛。

周太太望着这两位儿媳窃窃私语的欢乐模样儿，不觉脸上也漾起一丝会心的笑意。可是，她的眼光转到那三个正襟危坐的儿子们身上时，不由从心底无力地叹息一声，站起身来，颌首道：“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后面歇息。”

周家三兄弟和女人们忙也起立，恭送母亲离开。随后坐下来，也都甚觉无味，便由繁茂开头，先行告辞去了。繁盛借口送许怡回家，也跟着离开。只剩下繁昌夫妇面面相视。繁昌无奈地一笑，对妻子说：“一路上兴冲冲返家时，可没料到这般的冷淡。”

玉茹强笑道：“也不，我想他们大概是久不见你，有生疏感了。以后，你虽然在外面忙碌，可还是要记住常回来住住。”

繁昌夫妇去后宅周太太处小坐片刻，请安后回到自己的卧房内。繁昌有点儿魂不守舍地望着那件挂在衣帽架上的少将军服，似乎心事重重。玉茹见了，心觉奇怪，便问究竟。他思忖片刻，摇摇头说没有事。玉茹却是不信，认为丈夫必然有事藏在了肚子里。繁昌有点不耐烦，漱洗后上床睡觉。玉茹尚算乖巧，见他的神色不对，便不提此事，熄灯睡觉。

(六)

夜半时分，北风吹起，潇潇雨落。雨丝在风中横斜披乱，击打在屋顶瓦面、叶落未尽的枝头，以及青石铺就的台阶和道路上，发出一阵细密的声响。这声音和北风中的寒冷，愈发地令海陵城中的居民们感觉到了居室内的温馨和睡眠的幸福。

这一刻，灯火俱灭的周家宅中，一个黑衣披发的女子魅影般从大门照壁后的阴暗里走出来，脚步轻柔犹如狸猫，贴在建筑的边缘走向繁昌夫妇所在的院子。在院门外某处，这女人的身影又隐没不见。不久后，居然从繁昌夫妇的卧房内一堵墙体镶嵌的板壁处悄无声息地出现了。她似乎对于屋中的环境、摆设极为熟悉，即使是在漆黑的夜幕中也毫无障碍地靠近这对夫妇俩熟睡的床前。趁着他们熟睡之际，她拔出把锋利的剪刀来，俯身稍稍揭起被头，先将浑然不觉的玉茹披垂的长发剪去一大段。然后，又在繁昌耳边放置了一样东西。做完这些事情后，她收手而立，似乎是欣赏一幅画作，颇有兴趣地看了片刻，转身沿来路返回，在那堵板壁前隐没消逝。

夜仍深沉，雨丝渐缓，寂冷无声地濡湿了地面和建筑。方才这一幕，似

暗杀

ANSHI

原创长篇小说

梦非梦，给这座陈年老宅渲染上了无尽的诡秘和惊惧。

夜雨潇潇，直至天色未明时才止住。这是阴郁的天气，不复前些日子的阳光艳丽。深秋向冬季转换的时间已经到来。

次日上午9时许，昨夜里久别胜新欢的周家大少爷繁昌房中，传来玉茹尖厉的叫声。接着，繁昌穿着睡衣匆匆走了出来，气急败坏地大声喊叫道：“王管家！王管家！”

王管家闻声快步赶过去。只见少主人繁昌左边脸颊上凭空多了一块血红的印记，神情极度慌乱。他忙问缘由。繁昌指指屋中，说昨夜出事了，大少奶奶被人剪去一把头发，自己的床头上还有个红布缝做的小人，样子难看至极。王管家正欲进屋去，但被繁昌拦住，让他去请老太太过来。

王管家衔命而去。不一刻，周太太一行赶到这里，神情紧张地进了房间。玉茹坐在床沿，手中抓着一束头发，欲哭无泪。她忙问事情的缘由。玉茹指着枕头上一个红布偶人，抽泣着说：“早上，我们睁眼醒来，就看到这东西。一抬头，断头发落了一床。夜里，恐怕是这房子里也作怪了！”

周太太伸手在儿媳玉茹滑如缎匹的长发上摸了一下，充满痛惜之情，安慰道：“别太伤心了，头发断了还可以再长出来。只是……”她低头将视线落到枕上那只红色人偶上，似乎心存忌惮地小心翼翼地以指挟起，就着窗口的光线细细端详。这是只用染成鲜红色的土布制作成的人形物件，针线缝细密，里面填充的大概是棉花之类的东西。红布表面，是一些用毛笔蘸墨写就的一些蝇头蝌蚪文字，配以阴阳八卦的图案，弄不清具体是什么意思。但是正中处众星捧月般烘托出一个正楷秀劲的字来：杀。

周太太望着儿子繁昌面颊上的红色，省悟这是布偶上的颜色沾上去的。她双手颤抖，将它扔在地上，喃喃道：“老天，周家究竟作了什么孽？惹来这样的不祥之兆！”

繁盛、繁茂兄弟俩闻讯不久先后赶到。眼见大家都垂眼瞧着地上那只红色之物，神色惶惑，也都默然不语。繁茂蹲下去，拣起这东西翻来覆去地看了一气，对上面的图案文字的含义感了兴趣，说：“这东西怕是旧时古书说的巫蛊之物，又有这些弯弯曲曲的字体，像是道士画符所用。我拿去请城西白云观的箫老道看看。”

周太太见三儿子找出了点眉目，忙叫住他叮嘱不可将夜里的事情泄露。繁茂点头。将红布偶人用包袱布裹扎起来，拎在手中出门，向城西方向走去。

海陵老街上，灰蒙蒙的阴郁天气影响了居民们的情绪，路上几乎每个行人的神色似乎都和繁茂相似，充满了忐忑和不安。繁茂心中思忖着这秋末时的凄风苦雨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压抑作用，猜测着周家宅中这次出事的原因。繁盛房中上次传说闹鬼，只有一地的散碎盆景用作佐证，其余只是他本人梦醒之际的一瞥印象，满是模糊和臆想的味道。但是，这次却又不同。不但玉